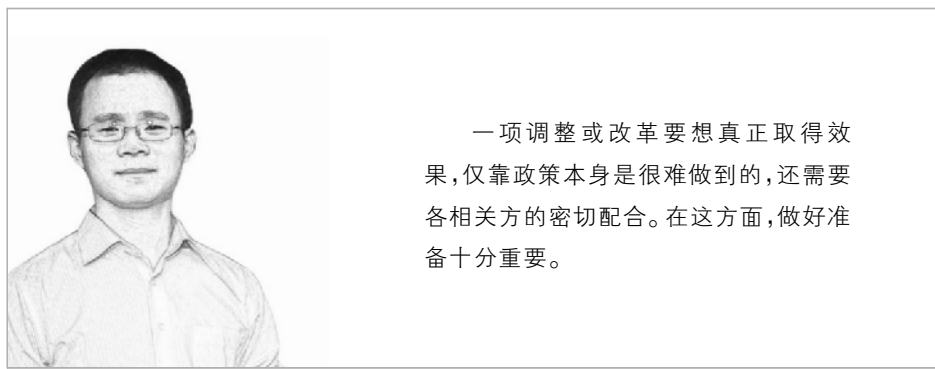


研究生新版学科专业目录发布：多元主体要做好实施准备

■张晓报

近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以下简称新版目录),引发了高等教育界内外的密切关注。

作为最高层次的学历教育,研究生教育质量直接关系到高等教育乃至整个国民教育体系的水平,也影响到国家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关于这次修订的背景、意义、总体思路、改革举措等问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学界已有了全面的解答、阐述和分析,本文不再赘述。然而,一项调整或改革要想真正取得效果,仅靠政策本身是很难做到的,还需要各相关方的密切配合。在这方面,做好准备十分重要。



一项调整或改革要想真正取得效果,仅靠政策本身是很难做到的,还需要各相关方的密切配合。在这方面,做好准备十分重要。

化解学生焦虑

根据相关通知,2023年下半年启动的新一轮研究生招生、培养工作将按新版目录进行,同时,在校生、2022年启动招生和2023年9月入学的学生的培养仍按原学科专业执行,这给将要考研和就业的学生带来了一些焦虑情绪,他们对新版目录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笔者通过现场访谈和资料收集发现,这些焦虑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担心会影响考研的准备。学科专业目录更新后,新设了若干一级学科或交叉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并对部分一级学科进行了更名,同时对个别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及专业学位类别设置进行了调整优化。

变革会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使学生产生某些焦虑情绪。比如,对于风景园林由农学调整为工学,一些学生便在网络平台上表达了自己不知何去何从的迷茫。同时,学科专业目录更新后,一些学科专业的招考内容与方式也会发生变化。此时,往年学长、学姐的经验对正在备考学生的帮助可能就不大了,这些学生也会因为缺乏可参考的经验而感到紧张和担忧。

另一方面,担心未来的就业形势。本次同时更新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提出,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设置实行先探索试点、成熟后再进目录的办法,同时也针对试点设置的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建立调整退出机制。这种做法无疑更加审慎,但在以下几个方面引发一些学生的担心。

一是从新学科专业毕业后,能否很快找到与自身专业对口的岗位。根据与研究生的交流,他们中的一些人主要以就业为导向进行学科专业选择。

二是毕业后参加公考、考编等考试时,录取方是否按新版目录招录人才。有学生直言:“如果考公、考编相关岗位的专业和代码更新了,但目前在读研究生依然是旧学科专

业和代码,未来将何去何从?”

三是尽管对于试点后被撤销的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在学研究生可按原培养方案继续学习至毕业,但毕业后的学生是否被社会认同?是否相较于其他学生会缺乏某些竞争力?在求职上是否会“吃亏”?是否有“毕业即失业”的风险?这一系列疑惑都摆在学生心中。

以上两种心态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但也有过度焦虑导致的不合理认知。对此,就学生而言,要加强专业思想教育,树立兴趣为先、以人为本发展的专业选择理念,克服专业选择过于实用主义的倾向。相关部门也要在招录考试中及时更新目录并在过渡期内保留旧目录,以解除学生的后顾之忧。

此外,有关部门对学科专业的调整要更加审慎,严格执行包括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在内的学科专业有关工作标准,坚持高质量设置,推进高质量办学,尽量避免因为质量问题所导致的撤销带来的不良影响。

筹谋制度准备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在就新版目录答记者问时表示,研究生教育是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主渠道,研究生教育的学科专业直接关系到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基本结构和类型。

然而,尽管学科专业目录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但对于已经设置的学科专业,最根本的还是办学质量。

根据笔者团队对多家用人单位的电话采访,很多单位对新版目录名称的变化并没有很强的感受。他们认为,名称的变化是外表,而内在应该是培养内涵和培养机制的重构和再造。无论是理工科类还是人文社科类,研究生都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如果进入工作岗位的高校毕业生只会讲但不会做,或者不善做,就会受到用人单位的质疑。这种质疑不但涉及学生本人,也会牵扯到研究生培养单位的培养水平。

从现实层面看,对于以往版本中的某些学科专业,很多培养单位尽管经过了多年办学实践,但是否已经在办学条件和办学水平上做到位?对于新增的学科专业,培养单位是否有正确而深刻的理解?例如,新版目录在哲学门类下新增了应用伦理的专业学位,然而哲学是一个高度理论性、反思性和批判性的学科。对此,培养单位如何做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又该设置怎样的课程体系去实现对应的培养目标?

与此同时,培养单位是否在培养计划、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师资队伍、设施设备等方面做了充分准备?相应的管理制度是否已经完备,又能否让学生学有所成?

例如,对于新增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培养单位如何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打牢学生的多学科知识基础,并做到多学科之间的融合与贯通?相比之下,考生对新增学科专业的办学质量更为担忧。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十四五”时期我国教育发展的战略任务。近年来,国内研究生教育规模持续增长,结构布局不断优化,研究生培养与管理体系逐步完善,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显著增强,我国已成为世界研究生教育大国。

然而,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研究生教育能否肩负高层次人才培养、创新创造和服务社会的重要使命,也成为大众普遍关心的问题。研究生教育作为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基础平台和重要载体,牢牢掌握基本条件与育人质量无疑是保证高质量发展、高质量育人的重要抓手。

本次的学科专业目录调整,从学科专业结构布局上为我国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做好了顶层设计,但在实践中还要进一步在师资队伍、学科发展、专业的培养目标与培养模式、课程体系与教学方式等方面加强内涵建设,要从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薄弱环节入手,进一步提升师资队伍水平,优化导师配置、强化导师责任、创新培养模式、优化课程设置、改革教学方式、加强培养质量管理等方面下功夫。

做好育人用人衔接

根据教育功能理论,教育通过培养人实现其本体功能,然后培养的人才进入社会,参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实践,衍生其社会功能。换言之,只有教育培养的人才走向社会,获得相应的岗位和机会,才能作用于社会系统,进而对社会发展发挥作用与功能。

因此,能否给毕业生提供相应的工作岗位是教育功能释放的前提。如果人才没有流向岗位,社会也没有为人才提供相应的条件、待遇和发展前景,不能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同样会阻滞人才发挥其所蕴含的能量。当前,人才流失、跳槽、转行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反映了这一问题。

在社会层面,民众对于新版目录亦有疑问,主要体现在社会能否充分吸纳新版目录下培养的毕业生?对于新增的一级学科及专业学位类别,用人单位是否认同并为毕业生提供相应的岗位?如何避免某学科专业人才的社会需求量较少但培养过剩,或需求量较多但培养不足的问题?如何避免某学科专业人才的素质结构与社会需要相脱节?这也会影响前文所提及的学生对于新增一级学科及专业学位类别的报考意愿。

由此可见,通过培养单位的高质量培养,研究生不仅要实现“学有所成”,还要努力做到“学有所用”,这就超越了单一主体的范畴,需要培养单位与社会做好协同与对接。

在培养单位层面,设置学科专业时不仅要考虑学术逻辑、传承和发展,还要紧密对接社会需求,对社会所需学科专业的研究生进行高质量培养,保证其素质可满足岗位需要。也就是说,要做好育人与用人的衔接,必须从全过程链条出发。

在政府和社会层面,要根据社会需求,及时对学科专业目录进行更新。要关注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变化,及时对学科专业目录进行调整。对此,更新后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缩短了目录调整周期,同时又构建了“目录+清单”的学科专业建设管理新模式,具备了更强的适应性和更高的灵活性。

同时,还要预测和监测社会对相应学科专业人才数量的需求,做好统筹,避免学科专业盲目无序地报考择校所导致的“二战”乃至“三战”,也可以使生一校适应匹配度更高,从而避免名校报考扎堆但普通院校无人问津的情况发生。

作者系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本文为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研究基地重大资助专项课题“我国高校跨学科人才培养的学术组织困境及消解机制研究”(项目编号:XJK20ZJD02)阶段性成果,湖南科技大学学生庄佳琪、柴亚玲、王靖、雷攀等人对本文亦有贡献

为什么说「高龄」大学生不是在「浪费教育资源」



最近,52岁的鲁新林走进湖北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成为该校历史上年龄最大的新生。对此,有人质疑鲁新林这么大学龄还来上大学,是“浪费教育资源”,他应该把上大学的机留给年轻人。

这一质疑听上去既简单又直接,我们可以将其简称为“浪费论”。该论点的背后也有着理论基础的支撑,以及一些未言明的前提。我们需要一一进行分析和梳理。

人力资本是指人通过参与教育和培训而凝聚的知识和能力,其在“未来”能增加个体的收益并促成宏观经济增长。在现代社会,相比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投资具有更高的回报率。在鲁新林的事例中,“未来”这个时间概念便是“浪费论”的关键。

52岁的鲁新林预计55岁大学毕业,假设其60岁退休,他未来工作/劳动的时间只有5年。与他同时入学的18岁同学A在毕业时只有21岁,离60岁退休还有39年。单从“未来”的时间长短比较,在教育收益率相同的前提下,与投资给18岁的少年A相比,投资给52岁的鲁新林确实会让人们觉得是“浪费”。

此外,“浪费论”中还隐藏着三个并未言明的前提。

第一个前提是同学A在未来39年工作中,会一直持续使用其大学所学的知识技能,他的工作岗位不会变化,不会晋升,也不会失业和迁移。同时,他在工作中使用的机器和技术不会变化,甚至外部世界也没有很大变化。只有这样,同学A才能持续工作39年。

然而,在当下这个科学技术快速迭代进步的人工智能时代,A同学未来使用的机器和技术肯定会有进步和变化;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化受阻的大背景下,外部世界没有很大变化的前提也难以成立,A同学必须持续学习以适应这个变化的世界。

在工作中,A同学很可能失业,然后再找到新工作,也可能因为在工作中的成绩突出获得晋升,因而需要学习之前在大学中未曾学习过的管理学知识和技能……

总之,A同学一生中的学习可能是持续不断的自我学习、短期进修、岗位培训,也可能需要重返校园,面对面地学习全新知识。

把A同学的生长生涯如此展开后,我们会发现,今天52岁的鲁新林只是处于A同学未来人生的一个阶段而已。让鲁新林有机会进入学校学习,也意味着让未来52岁的A同学有机会重返校园。从这一点看,“浪费论”所质疑的对象其实也包括了18岁的同学A,甚至包括了我们所有人。

第二个前提是“浪费论”没有考虑创新和创造。创新和创造与时间长度的关系并不直接,颠覆性创新的时间特征反而是没有长度的“瞬间”。假设A同学在未来39年工作中没有什么创新和创造,但鲁新林在未来5年的工作中却有所创新,那么鲁新林的5年其实比A同学的39年更有价值和意义。

据报道,鲁新林年轻时曾经专科毕业,这次再次入校学习,是在第二个专科专业学习。55岁毕业的鲁新林将有一个看待事物、看待世界的新视角。鲁新林已工作多年,并已经积累了很多难以言说、无法表达的上手经验和缄默知识,这些知识和技能将被他带入新的专业学习以及未来的工作中。

对于已经52岁的鲁新林来说,其学习肯定不同于同学A——“内卷”对他而言早已丧失了价值,知识将发挥出本质的光芒。

此外,鲁新林连续工作多年,这次重返校园,相对于过去多年的连续工作就形成一个时间“间断”。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将有助于他对过去的工作进行反思。短期而言,一个人一年到头都在劳动,甚至终生都在持续劳作,劳动就只是“劳——动”。促使劳动的教育意义发挥出来,特别需要时间间断。可以说,相比于同学A,鲁新林更有创新潜力。

第三个前提是“浪费论”完全将鲁新林当成了物质财富的生产者。但在工作之外,鲁新林还是家庭中的父亲、社会中的成员;在职业之外,他还在持续探索人生的意义、生命的价值。他的存在本身对周围世界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其影响将显著地发挥于家庭、学校、社区以及社会,其范围和价值难以用“收益率”度量。鲁新林影响的时间也不限于60岁,还可能更长。

以上分析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确认,鲁新林没有浪费什么教育资源,他对教育资源的利用不但正当,而且有着扎实的潜力。“浪费论”的基础完全建立于沙滩之上。

“浪费论”之所以发生于当下,是因为高校中的“高龄”大学生仍然稀缺。在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视角下,我们的教育制度和教育系统还存在缺陷,需要持续建设和改善。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吴遵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目前,成人学历教育的拾遗补缺任务已基本完成。在战略上认识到这一点,未来改革方向就会清晰而明确——成人继续教育中,学历教育管理责任应该逐步转移到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建议更名为“高等教育与终身教育司”)领导和负责,全国成人高校招生可以适时与高考合并。高考中,“高龄”大学生应该适当加分录取。本科学历教育中,按照完全学分制修读的全日制学生规模应逐步扩展。只有这样,社会中的“高龄”大学生才会越来越多,直到我们见“怪”不怪、习以为常。

有感而发

九旬院士「一站到底」令谁脸红

■李思辉

不久前,91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杨士莪再次走上讲台,为本科生讲授“振动与声基础”第一课,全程“站着讲”。媒体报道,从教70年来,杨士莪总是站着给学生讲课,被誉为“一站到底的院士”。

九旬院士“一站到底”给本科生上课,不仅受到学生热烈欢迎,也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舆论盛赞杨院士以“一站到底”的师者风范,为学生点燃科研报国的梦想,这种言传身教如同行走的“旗帜”,展现了一名老师的纯粹。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武汉大学的测绘学“院士天团”。“测绘学概论”是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本科新生的基础课,从1997年9月开始,宁津生、李德仁、陈俊勇、刘经南、张祖勋、龚健雅、李建成等7位院士先后加入教学团队,为本科生共上一堂课。去年12月31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德仁迎来82岁生日。他说,这一年他最开心的事,不是获得各种奖励,而是教师节当天在讲台上度过——当天他正准备讲课,谁知台下200多名大一新生一起唱起了《感恩的心》,并向他献上鲜花。李德仁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老师给学生上课,不是应该的吗?”

诚如所言,老师给学生上课本就该。大学里的院士也好、教授也罢,撇开各种头衔,老师终究还是老师,传道授业解惑是为人师者的本分。不论是学有大成还是身居高

位,内心始终不忘作为老师的身份,尽最大可能为教书育人、为激励后学多做些事情,正是为人师者的应尽之责。反观现实,一些人却在逐利的名利追求中迷失了方向。

比如在某些大学,讲台上几乎都是年轻老师,一些学术上稍有造诣的老师整天忙于做项目、发论文,甚至出现“教授需要给本科生上课吗”之类的争论,很多人认为教授给本科生上课是“大材小用”。殊不知本科教育是大学教育的最基本环节,也是各学科人才培养的基础。有的大科学家、高龄院士尚且坚持给本科生上课,一些年富力强的教授、副教授怎么就“顾不上”?

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强调要深入推进高等学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突出教育教学业绩和师德师风,将教授为本科生上课作为基本制度。2021年初,教育部也明确要求“把教授为本科生上课、论文指导等纳入本科教育评估”。经过多年努力,我国高校教授、副教授的上课比例总体上已有大幅提升,但依然存在不同学校落实情况不均衡的问题,有的老师课虽然上了,但备课没用心、质量没跟上,离人们的预期还有距离。

大学首先是一个学习场所,人才培养也是其第一职责。一方面,各高校应继续严格落实教授、副教授上课制度,在具体考核上,真正把教学成效摆在应有位置、使之占据应有的评价比重,同时尽可能压缩开会、报销、评估、考核等事务性工作,让教授、副教授有更多时间备课、上课。另一方面,年轻教师也应自觉向老一辈学习,恪守“教书育人”的本分,自觉地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向教学一线倾斜。

回过头看,受到学生们“困宠”后李德仁院士的“不好意思”,该令多少顾不上“给本科生上课”的人不好意思!坚持“一站到底”的杨士莪院士,不仅给年轻学子上了一堂精彩的专业入门课,也给很多为人师者上了一堂深刻的思想教育课——不论眼前多么浮躁,当老师的努力把学问做好,用心把教好,就不会失了本分,忘了初心。

“逆向考研”是理性回归

■马星宇

近年来,由于疫情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加之出境留学通道受阻,包括社会人士在内的越来越多考生纷纷加入考研大军,“史上考研人数最多”的报道不绝于耳。即便国家采取了适度扩招的手段,但其幅度仍远低于研招报考的增幅,以至于出现了名校考生“降维打击”、报考普通“双非”院校这一“逆向考研”现象。

在笔者看来,“逆向考研”与其说是考生应对激烈竞争的权宜之计,不如说是一种理性回归。特别是在最近不少高校传出2023年将小幅缩招而报考人数预计突破500万的背景下,此举更有其合理性。

对于数量众多的“双非”院校考生而言,考研上岸是他们或圆梦名校、或提升求职筹码、或深造研究的必经之路。由于第一学历出身的限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往往报考那些明显高于所在本科院校的名校,这既是对自身学习能力的一次自我证明,也能满足他们的名校情结,更是应对当下严峻就业形势的本能反应。

然而,对于这些考生来说,考研上岸的希望却在暴涨的报录比、陡增的分数线、扩容的推免数量面前显得更加渺茫。

当下,处于金字塔尖的高校是研究生报考时备受青睐的目标。考生大量集聚更有利于这些高校扩大优质生源选拔面,但又使得更多盲目择校的考生上岸无望。这就是在激增的报考人数中,“二战”乃至“三战”的考生越来越多的重要原因。

面对这一现状,如果只是对意欲通过考研改变出身的考生指指点点,或不痛不痒地对用人单位重视学历出身加以指摘,并无助于消除当下研究生报考中出现的盲目、无序现象。因此,与其苦口婆心地劝阻考生“你是否真的要读研”,不如建议他们中的大多数与其“考好”,不如“考上”。

“逆向考研”是理性回归

在这方面,名校考生“逆向考研”或许能给更多普通院校考生正向的示范——在考研择校时,把盲目的“圆梦名校”情结搁置一边,依据自身学习实力科学地择校、择专业。这既有利于避免考生盲目无序地报考择校所导致的“二战”乃至“三战”,也可以使生一校适应匹配度更高,从而避免名校报考扎堆但普通院校无人问津的情况发生。

毕竟,相较于报考名校在备考时间、培训费用上的高昂成本,报考“双非”院校的优势学科、专业具有潜在的未来增值空间,更何况“双一流”高校已经实施了动态调整。

对于肩负人才培养使命的高校来说,源源不断的考生是它们赖以生存的最重要资源,但这些潜在的资源不应错放,也不应乱放,而是应不断降低考生择校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因此,高校要对他们进行考前形势辅导,确定未来目标与成才路径,明确“考”与“不考”的自我判断与选择;要对他们加强考研择校(业)的科学引导,在精准认知自身实力的基础上选择最适合的目标院校及专业;要对他们进行专业的报考指导,特别是提前强化其基本的学术训练和学术表达,从而从容应对考试选拔。

要知道,大学生考研并非一个人在战斗,而是需要学校、社会给予更多的关怀与帮助。只有把研招的形势辅导、择校的引导、报考的指导前置,未来的研招行情中生一校科学匹配度才会提高。

此外,全社会要共同努力,避免出现用人单位简单以院校的“三六九等”选拔人才的现象,规范、打击一些单位表面上机会均等,事实上搞学历、学校歧视的招聘行为,引导和要求体制内的企事业单位在人才招聘中率先打破学校、学历歧视,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扼制当下考研“高考化”的趋势。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教师)